

羣衆文藝活動材料之七

# 爲了質量

李振家等編劇



江蘇文藝編輯部編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封面剪紙：張永壽作

書號(寧)0307

## 爲了質量

著者 李振家等

出版者 江蘇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七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  
南京中山東路八十六號

印刷者 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百子亭三十六號

0001—4,000 一九五四年一月南京初版  
定價1,300元

## 目 錄

- 老趙創造新紀錄（山東快書）………徐楓（一）
- 工農聯盟，朝着一個方向（歌曲）………野夫詞、費克曲（八）
- 談計劃（相聲）………永利寧廠工會戲劇隊集體創作（九）
- 黃連珍動員父母賣餘糧（獨幕地方戲）………高陽（一七）
- 爲了質量（獨幕地方戲）………李振家（二六）

# 老趙創造新紀錄（山東快書）

徐楓

工人階級不怕難，

戰鬥在祖國建設的最前線。

模範事蹟說不盡，

我這裏單表車工師傅趙玉山。

那老趙家住山東歷城縣，

十五歲學徒到濟南。

每天是，鋪床疊被倒夜壺，

淘米洗菜吃冷飯，

忍飢挨餓幹了三年整，

還摸不清車牀到底怎麼轉。

有一天他開口便把老闆叫：

「老闆哪，俺有樁事情心想和你談。」

俺到你這裏投師學手藝，

為什麼三年來不是挑水就煮飯。

俺今年歲數不算小，

到明天你教俺也把生活幹。」

老闆一聽眼一翻，

他沒張嘴暗盤算：

看不出這個小傢伙，

他倒會橫挑鼻子豎挑眼，

我若是叫他學手藝，

再僱個大司務又得花多錢。

這老闆想到這裏開了腔，

臉色一板就把眼睛翻：

「看你這小子敢挑刺，

真是肚皮飽了還要找麻煩，

你要想吃飯就好好幹下去，

(夾白)如若不然，

你把三年飯錢還給咱，  
馬上替我就滾蛋！」

他說着說着發了狠，  
順勢一腿就把老趙踢了個臉朝天。

(旁白) 嘴，你看這小子多麼不講理，  
講理？白給他幹活還找錢。

那舊社會是有錢的王八大三輩，  
工人的職業就好像膝頭蓋上擋飯碗。  
(旁白) 把飯碗擺在這(一拍大腿)，不

扶就砸咧！

×                  ×                  ×

幸虧來了共產黨，  
工人翻身見了天。

那老趙工作在南京永利廠，  
他搞生產幹的歡。

學習政治心開竅，

懂得了今天是工人階級掌政權。

自從毛主席在北京，  
指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

這老趙聽過了報告心眼亮，  
他想到從前、現在不一般。  
從前是苦來苦去爲老闆，

現在是要把社會主義來實現。  
從前只知道社會主義好，

白天想，黑夜盼，不知等到哪年哪月哪一  
天；

現在是已經學習了總路線，  
認識了方向、摸到了邊。  
只要把國家任務超額來完成，  
那幸福的光景在前面。

這天他一邊想着一邊樂，  
心眼裏頭真舒坦，

幹起活來渾身都帶勁，  
只幹得數九寒天冒大汗，

埋頭幹了半天整，

累得他渾身的骨頭透着酸。

他抬起頭來喘口氣，

把那黑亮的眼睛四下看。

東邊瞅，西邊望，

嗬！同志們一個一個都在加勁幹。

後邊有個楊大個，

他的成績不簡單，

做好的成品堆成堆，

你看他不費力氣蠻清閒。

這老趙回過頭來看看腳底下，

跟老楊一比，差的實在遠。

咦！咱倆做的一樣活，

爲什麼工作起來不一般？

難道說我老趙這回是孬蛋？

他一琢磨覺得有點不對勁，

馬上就把腦筋轉。

東北有位車工韋玉璽，

三年的任務半年完。

他的工作方法真先進，

決不是像我一樣死命幹，

要想把國家任務超額來完成，

一定要多找竅門才保險。

他低下頭來看車牀，

心裏說，老朋友，咱倆相處七八年，

朝朝夕夕常相見，

你我的交情不算淺，

今天你得賣賣力，

那才算是老伙伴。

這老趙翻來覆去想辦法，

一心一意要在車牀上邊把那竅門鑽。

這車牀本是老爺貨，哪能和新機器一道論

他看着看着發了楞，

長短。

我看它只好慢慢湊合用，  
還勉強能應付這麼二三年。  
要改進也得要有好機器，  
老爺貨想改進這可有困難。

算了吧，算了吧，

要學習韋玉璽，等幾天換個車牀再看看。

啊唷！他想到此處心一驚：

這思想，可不是個好根源。

同志們，自從學習總路線，

開快車，爲的是社會主義早實現。

咱們是工人階級如果不帶頭，

憑什麼資格掌政權？

這幾年說什麼學習挺進步，

鬧了半天還是不能受考驗。

如果是個個像我碰着困難就低頭，

這過渡時期那天完？

不對勁，不對勁，

這種思想又是保守又主觀。

要想改進都靠新機器，

沒有舊的，那新的誰生產？

別看這車牀是老爺貨，

它的脾氣咱摸遍，

我下點工夫把它收拾好，

對建設照樣有貢獻。

過幾年國家變成工業化，

樹林似的烟囱冒着烟。

咱農民兄弟生產也是機械化，

肥壯的莊稼長滿大平原。

建設社會主義就像蓋樓房，

我總算在樓房上邊砌了幾塊磚。

到那時我再自己問自己，

這偉大的時代我也沒白幹。

倘若是按照剛才我的老主意，

到那時，空着兩手還有什麼臉？

他想到這裏來了勁，

決心一下力量大如山。

他連忙加勁就把車刀往那深處吃，

吱……吱，只轉得刀頭冒白煙。

刀架子也在咗吱咗吱響，

工作效率仍然像從前。

深吃的方法沒好使，

把老趙急的滿頭汗。

那一旁走過來工段長，

他站在旁邊看看發了言：

「老趙啊，你先別着急，

依我看準是刀子有缺點，

能不能換把鎢鋼刀，

你再重新把它來試驗。」

老趙一聽這句話，

馬上動手照着辦，

這一換刀不要緊，

四刀的生活兩刀完。

從旁邊來了支部書記叫老彭，

他一看這種情況真喜歡。

老趙抬頭面帶笑；

「這樣的方法真靈驗，

效率雖然不算快，

可比不換上了算。

現在我的心裏有了底，

有個建議想跟二位來談談。」

（彭白）「說吧，老趙同志！」

「這車牀都把它叫做老爺貨，

只因為它用了已經二十年；

工作效率提不高，

缺點就是不能加快轉。

我想了半天，琢磨了一個小主意，

想把那皮帶輪子來換換。

這皮帶輪子一加大，

包管叫它轉的歡，

別看它是老爺貨，

最起碼，也得轉上六百轉。

再把刀口一吃深，

少走幾刀省時間，

我另外再用雙手操作法，

這一來工作效率準提前。」

老彭說：「你這方法實在好，

幹出來一定是一個好經驗。」

老趙說：「我心裏還有個小疙瘩，

怕機器出了毛病不保險。

我若是勤洗勤擦多愛護，

依你看這個方法可能幹？」

這老彭一把抓住老趙的手：

「改進機器完全靠鑽研，

你只管細心大胆做下去，

靈不靈當場試試看。」

老趙聽罷就動手，

沒多大的工夫換了個大輪盤。

這老趙把電閘一推就開動，

那車牀轉的好比快馬加了鞭。

只鑽得小鋼輪嗤嗤嗤的高興唱，

那鐵屑順着刀口往下鑽。

你看那老趙雙手一齊動，

左手搖來右手扳，

他操做的純熟動作快，

減少了輔助動作省時間。

只見那車出的成品沒有數，

一眨眼，就堆了一個小鐵山。

本來的定額，一個要用二十分鐘，

這一回只用三分就車完。

他幹的輕鬆又愉快，

從這時，他再也不喊腰發酸。

老趙創造了新紀錄，

忙壞了車間的宣傳鼓動員。

這個說：「別看這車牀是老爺貨，

教老趙一打扮，就變成年輕漢。」

那個講：「咱倆費點手腳數一數，

嗨！半天就幹了一百三。

就憑老趙這一手，

『流通紅旗』這回準屬咱們組裏邊。』

從旁邊跑來一個小伙子，

他急急忙忙往裏鑽：

「趙師傅，你這回創造了新紀錄，可千萬

別把我拉在大後邊，

你若不把這手教給我，

我可對你有意見。」

沒等這小伙子話落地，

有一位同志發了言：

「嘆，你看這小傢伙多着急，  
他想要吃現成飯。」

你要想創造新紀錄，

自己搞才算英雄漢。」

老趙急忙把話說：

「一個人力量再大也孤單，

集體的力量總比單幹強，

咱們應該一個一個交換好經驗，

大夥都把腦筋來開動，

才不愧學過總路線。」

這車間經過老趙一帶頭，

那國家任務超額完成百分之一百三十三。

老趙的成績更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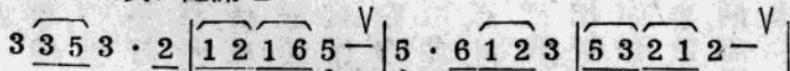
一個月就把兩個月的生活全做完。

同志們，你說這是那股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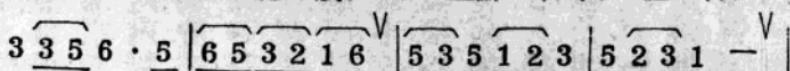
這就是毛主席的號召擦亮了咱們的眼。

$1 = G \frac{4}{4}$  工農聯盟，朝着一個方向 野夫詞  
費克曲

(齊)稍快，飽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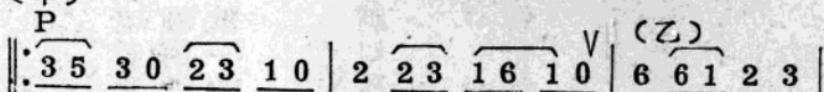


春風吹來百花放，千里鮮紅萬里香，



祖國永遠是春天，勞動歌聲到處唱，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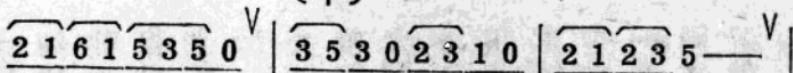


勞動歌聲到處唱；工人農民

(1. V 1.)

爲了農業集體化，把生產資料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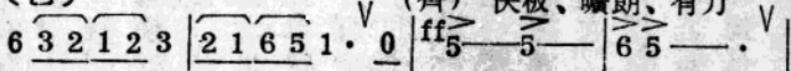
生產忙；工人大哥前面走，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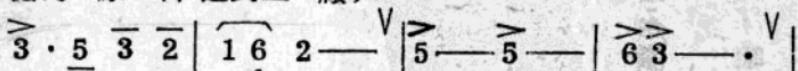
(5. V 5.)

送到農莊，爲了國家工業化，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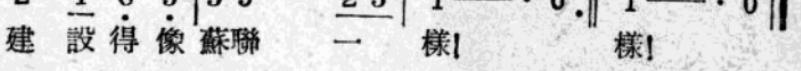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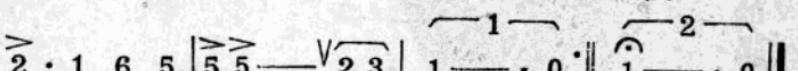
(乙)



千百萬農民齊跟上，工農聯盟，  
糧食原料送到工廠，



朝着一個方向，要把祖國



建設得像蘇聯一樣！

# 談計劃（相聲）

永利寧廠工會戲劇隊集體創作  
江蘇人民廣播電台文藝組整理

甲：剛才廠長傳達總路線總任務的報告，  
你都聽過了？

乙：都聽過了。

甲：廠長講的，你懂不懂？

乙：道地南京話，怎麼不懂。

甲：管什麼南京話北京話，我是問報告的  
內容你懂不懂？

乙：懂！不就是說要我們完成國家計劃  
嗎？

甲：這還要你講。可是我要問你，什麼是  
國家計劃？為什麼要完成國家計劃？

乙：怎樣才能完成國家計劃？

甲：你爲什麼老是考我？現在也輪到我來  
考考你啦！

甲：噢——照這樣看起來，你是根本不  
懂。

乙：說句老實話吧，剛才廠長講了半天，  
我聽來聽去，就是什麼計劃……計  
劃……計劃……計劃，倒叫我越  
聽越糊塗啦。好，現在就向你請教請  
教吧。

甲：早說不就行了嗎？不懂偏要裝懂，給  
我一問又拆穿啦，這是多丟人！

乙：好吧，聽你的！

甲：要談到國家的計劃，可實在重要。好  
比我們家常過日子，什麼時候該起  
牀，什麼時候該上工，什麼時候該吃  
飯，什麼時候該學習，總要有個譜

兒。如果亂糟糟的，該上工了，還沒有起牀；該學習了，偏偏要吃飯，事情就做不順當了。

乙：這話倒也蠻對。

甲：我們國家要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工業，提高生產，就要制定各種計劃，大家辦起事來才有目標。譬如建築廠房，就少不了洋灰，全國需要多少，哪個廠該出多少，什麼樣的規格，什麼時候交貨，國家都有通盤計劃，把任務交給水泥廠，水泥廠如果照計劃執行，自然是各事順手。

乙：如果不照計劃執行？

甲：那問題就來了。不信你就彷彿是提貨員，我就暫時當一個廠長，我倆不妨來演習一下。

乙：好，就來演習一下。廠長，我們的兩

千包洋灰，今天該提貨了。

甲：你是……哦！（夾白：這位廠長打開小日記本，刷刷刷，翻了刻把鐘。）呃……不錯，整整兩千包。（夾白：

這位廠長又拍的一聲合上了小本子，遞煙倒茶，讓過座位，消磨了刻把鐘，然後打電話聯繫，又過去刻把鐘，這才開了講。）

乙：我說你哪來這麼多的窮排場？

甲：請用茶，呃……我說你們廠裏的基本建設搞得真好哇，新華日報上簡直經常有你們的消息嘛！

乙：是的，我們的工作很緊張，這批洋灰明天就用，請你趕快發貨！

甲：對的對的。可是……你看，這朝鮮問題，真是豈有此理！（以拳擊桌）

乙：我說你這又是生的哪門子氣呀？

甲：我恨的是那美國鬼子迪安，完全是存心搗蛋！

草。

乙：廠長，我是來提洋灰的，你先發貨，

等手續辦好，我和你一齊去找迪安算賬都行。

甲：唉……

乙：廠長，洋灰呀！洋灰!!!

甲：呃呃，抱歉得很，我們現在正在追查

原因。

乙：完了，照你這樣講，洋灰是沒有定了。

甲：不瞞你說，要洋灰沒有，草木灰倒有。

乙：啊？拿草木灰蓋廠房！

甲：動也動不得。

甲：先肥地，種上點莊稼，免得田裏長青草。那你叫我拿回去做什麼？

乙：我們這兩千包可不比你們那兩千包，產兩千包洋灰……

乙：我們的建設計劃怎麼辦？

甲：等我們完成了生產計劃，你們再搞建設計劃。

乙：這怎麼行？

甲：所以呀，這就看得出國家計劃的重要了。各個部門好像是部大機器，互相牽連着，水泥廠沒有完成生產計劃，搞基本建設的部門就只好停工待料。

我的計劃影響了你，你的計劃又影響了別人，推而廣之，可就大大的影響了國家工業化的進度。

乙：照這樣講，國家的計劃一定要完成。

甲：當然。可是完成國家的計劃，也要防止發生偏向，譬如國家要你們每天生產兩千包洋灰……

保證完成任務。

甲：好，兩千五百包！

乙：保證！

甲：三千包！

乙：保證！

甲：三千五！四千！四千五！

乙：保證！保證！保證！

甲：我看你熱昏啦，假如不能完成任務怎麼辦？

乙：慢慢叫，這回子倒要考慮考慮。唔

乙：先下了保證再說，反正下保證總不算犯錯誤。

甲：你這叫做心中無數，盲目樂觀，看看

數字蠻大，到臨了自己的計劃流產，仍然影響了別人的計劃。

乙：照你說應該怎麼辦？

甲：接到國家計劃以後，就要依靠我們大家來充分討論，具體研究，根據本身的

的條件，制定本廠的計劃。等到計劃決定了，我們就應該不折不扣的完成計劃。

乙：哦……懂了，懂了。

甲：你懂了，那好吧，交給你們的任務還是兩千包！

甲：你為什麼又要把牙齒咬起來？

乙：我們的機器是老爺貨，班底剛剛湊起來。前天人事科又挖走了三個去學習。我看呀，一千五到頂了。

甲：怎麼？不管怎麼說，總不止一千五吧？

乙：那末就一千六吧，呃……一千七，這下子命都玩上了。

甲：你是存心討價還價？對了，你做人的

哲學是一生謹慎，不擔風險，指標定低些，篤定睜太平覺。這叫做穿釘鞋，扶拐杖，穩而又準。

乙：（豎起大拇指）嘿！有學問的人，見識到底是高！

甲：最好再定得低一些，閉着眼睛總可以來個超額完成，譬如國家要兩千，你們就來個一千！

乙：行，就算一千，大丈夫一言爲定！  
甲：真痛快，憑你這一千，我保證國家的

五年計劃……

乙：（接說）三年完成！

甲：十年完成！

乙：照你這麼說，就板要兩千！

甲：你看完成得了嗎？

乙：只怕沒把握。

甲：你這又變成保守不前，逃避困難。我

們應該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挖潛力，找竅門，規定出各種先進的指標，努力完成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  
乙：行，有了！  
甲：什麼呀？  
乙：竊門。  
甲：能出多少？  
乙：（伸出兩個指頭）這個數，兩萬包！  
甲：什麼？  
乙：洋灰呀！  
甲：什麼樣的洋灰？  
乙：真的夾點假的，乾的夾點潮的，只要超額完成任務，管他什麼樣的洋灰！  
甲：好得很，趕快跟我走！  
乙：上哪裏去？  
甲：偷工減料，破壞國家的建設，這還不

是犯罪行爲？

乙：你說該怎麼辦？

甲：完成國家的計劃，不但要保證數量，還要保證質量。如果生產出來的都是

次貨、廢品，國家仍然吃虧。

乙：這也不困難。

甲：你的意思是說，只能一千包？

乙：兩千包！可是要國家多調人馬，多撥經費。人多錢多，還怕它不出貨？

甲：又來了，你沒聽廠長說，要厲行節約，緊縮開支，花兩分成本出三分貨，是降低成本，對國家是有利的；花三分成本出兩分貨，是提高成本，就算你完成計劃，國家還是吃虧。

乙：給你這麼一開導，我真像大夢做醒了。

甲：別高興早啦。我問你，你們廠裏這個

月的生產情況怎麼樣了？

乙：還算好，頂多大約只差八成了吧？

甲：一個月已經過去二十多天，你們還差八成啦？

乙：沒問題，我們心裏有譜，到月底總歸要趕上去。

甲：嘿，趕上去！平時開工不足，把機器擋在那裏睏覺，把人工擋在那裏浪費；臨時加班加點，既妨礙了大家的健康，又容易增加廢品，發生事故，叫機器縮短了陽壽，說來說去，終歸是國家吃虧。

乙：依你說呢？

甲：我們完成國家的計劃，不能像打瘡疾，冷一陣，熱一陣；應該把一年的計劃分成四季，一季分成三個月，月大三十一，月小三十天，做到天天完